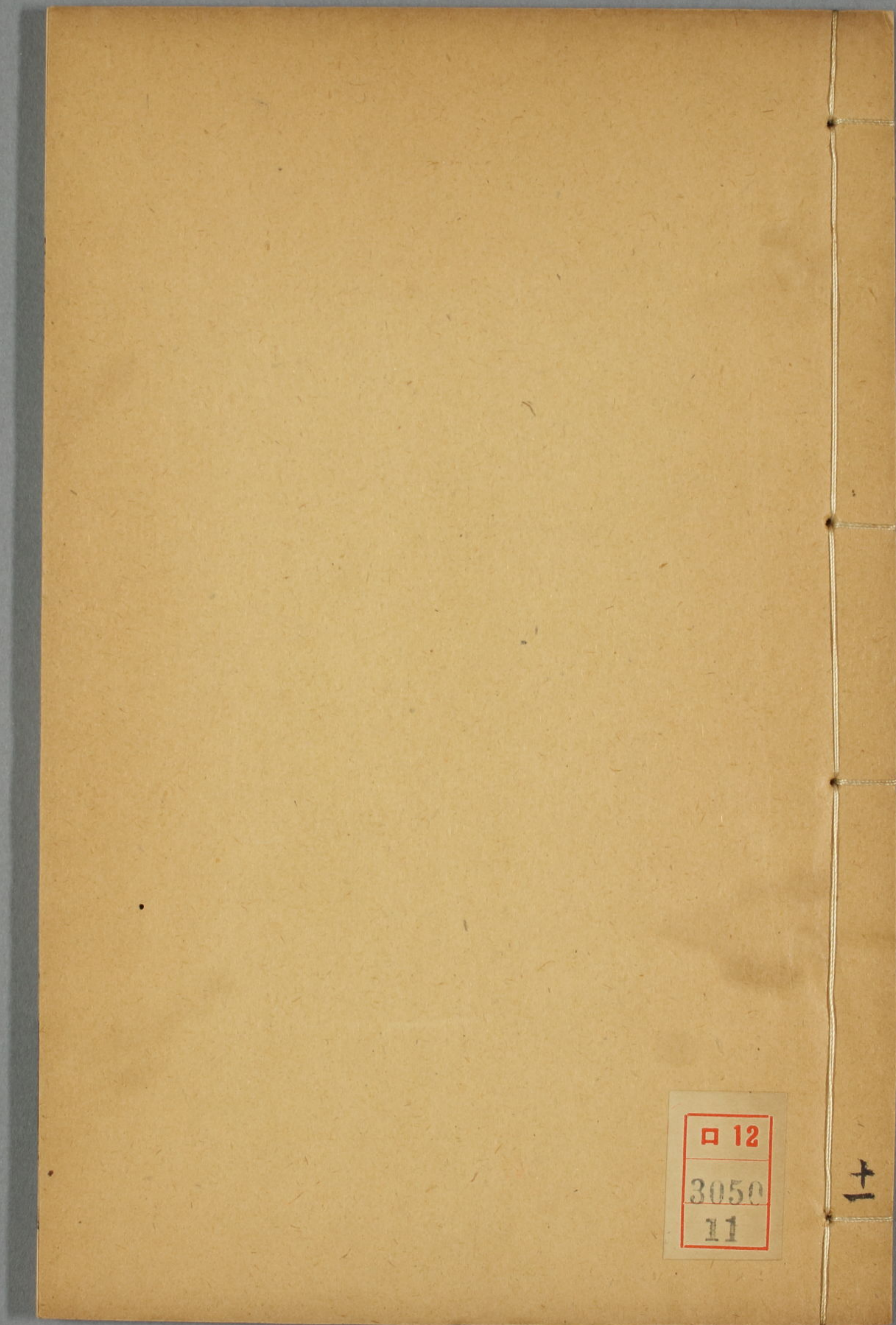




□ 12
3050
11

+1



口 12
3050
11



左傳事緯目錄

卷十一

孔子用魯

季孫肥構怨邾齊

附邾事

齊簡之弑

宋向魋大尹之亂

衛莊出父子爭國

楚白公勝之亂

楚惠滅陳

越句踐滅吳

哀公孫越

晉知氏之亡

左傳事緯卷十一

濟南馬驢宛斯編倫

吳縣潘爵偉如校訂

○孔子用魯

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謙者禮之本儉者禮之輔尼父



家法自
正考父
始

以孔子
之聖以
孔子之
聖而生

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定十年夏。公會齊侯。子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於魯歷
昭定哀
三君矣
而史冊
所載者
止此一
會為得
用魯事
可知然
賴此一
用左氏
一書大
矣有生
色矣

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哀十一年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

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

曰：「昊天不弔，不慤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魯之於孔子也，惟定公一用之用，又弗終。嗚呼！聖人之窮也，計其終身展施之日，惟是夾谷之一會耳。曩者齊師壓境，疆場煩騷，一旦以玉帛相見於一堂，實當孔子司寇攝相之會。齊犁鉏之言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故

告魯而求會。然則此一會。魯之願。實齊之志也。夫齊之土地甲兵。數倍於魯。謀臣猛士。數倍於魯。茲且變計而修好者。非畏魯國。蓋畏魯國之能用聖人焉。乃齊人懷詐。劍撥鼓噪。孔子歷階而卻之。優倡侏儒。孔子歷階而誅之。義正辭嚴。發論侃侃。非若曹沫手劍豎髮裂眦。徒事要盟而已也。罷會歸田。齊之君臣。蓋心折焉。文事武備之說。猶後矣。孔子爲政。化行俗美。而章甫來誦。政出令行。而賈鬻無欺。既無絀藏甲。墮三都。三桓乃滋懼矣。夫三家秉政。亟欲自樹疆魯弱齊。知非孔子不爲功。而

不虞其病已也。齊之君臣。日謀去孔子而不得。而魯人且將自去之。女樂來饋。彼婦興歌。而孔子不果留矣。前此爲委吏宰中都。小試於魯。孔子不辭其卑。由司空而司寇。由司寇而攝相。是時孔子年五十餘矣。三年之內。若將大行而復中沮。於是適衛。適曹。適鄭。適楚。圍於匡。伐樹於宋。絕糧於陳。蔡之交。皆非孔子所得已也。孔子所眷眷不忍去者。惟是父母之邦已耳。轍環數載。興懷擇木。魯人召之而卒不能用也。孔子知天下之終不我用也。退而修詩書。讀易象。作春秋。未幾而孔子卒矣。是

時哀公微弱。三桓益彊。用田賦而不禁。討陳恆而不從。乃熒熒一誅。徒興慨與哲人。已萎之後。哀公之不振。又昭定之不若也。道大莫容。固無足爲聖人病。獨惜魯有聖人而不能用。反日聽命於齊。楚。吳。越之大國。周公其衰乎。文武其衰乎。

○○季孫肥構怨邾齊

附邾事

定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冬盟于郟。修邾好也。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也。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也。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也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

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哀二年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季孫肥
奪嫡

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七年

夏公會吳于郛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

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
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
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
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

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
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
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
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
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
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
年。八。吳。爲。邾。故。將。

不狃叛
臣願不
忘魯諸
陪臣之
叛者惟
不狃爲
有禮孔
子之欲
應其召
良有以
也

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
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
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
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
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

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
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
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
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
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
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
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
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齊侯使如
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
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九

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
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
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
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
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
平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

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

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

盡客氣
也其敗
也宜矣

左傳事紀 卷十一
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莒，多以

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護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

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如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孰也。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

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閔王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哀公之世征伐盟會自三桓出爭城攘地爲三桓有三桓所欲公不得而知也魯幾無君哉魯之弱也霸國是託於是晉定哀齊景亡矣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爲重哀之五年叔還會吳于柵明年公親盟吳于鄆吳魯合矣鄆之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昔者定公薨邾子奔喪事魯惟恭無何而仲孫伐之繼而三子共伐之取鄆東沂西之田然後盟於句繹乃猶無厭今年成盟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間伐邾之役或三卿竝將

或三子迭出取城圍伐大夫旣快其欲而入邾之役乃強公使親行獲則三家均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魯執邾子吳人出師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而三子不顧辱國已甚定公十年齊魯始平會于夾谷盟于黃會于牽二國同好無相害也景公卒于哀之五年叔還送葬再世結好悼公初立取我讎闡左氏曰爲季姬也公羊曰爲邾子益也或曰來取或曰往賂事雖未聞然姬爲齊婦益爲齊甥魯人虜其甥而通其婦齊其有辭乎旣而釋邾子歸季姬齊雖歸田而兵端已啓矣魯自萊門

之盟。遂與吳合。故二國協謀伐齊。邾邾與焉。悼公之死。經雖書卒。而傳實稱弑。齊人喪君。端自魯人爲之。於是齊魯怨深。齊師伐我。公又會吳伐齊。艾陵一戰。國子喪元。魯恃吳而益張。齊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何魯反會吳以伐齊也。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卽止。非深有怒於魯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譴聞也因魯之難。非深以救邾爲事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也。然吳人廢之。齊人納之。則魯得以間齊矣。吳伐齊。

齊不敢報而伐魯。魯則告於吳。曰。齊師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來戰。艾陵之役。魯直以齊委吳。魯師可以不。出矣。魯自勝齊。德吳益深。於是會橐皋以謀尊吳。既又會於黃池。而吳之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以三家之私怨。邾齊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霸。無異唐高祖之稱臣突厥。石敬瑭之父事契丹也。吳旣驕彊。諸夏受困。自是魯亦弗支。而三桓歸利私家。貽禍公室。不惟無君。又無日不驅其君爲已役也。孫越之患。兆於此矣。

○齊簡之弑

哀十。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又卽位。使爲政。陳成
四年。子憚之驟。顧諸朝。諸術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
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己有喪
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
志。欲爲子我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
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
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

何所無
君一語
天理滅

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
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
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
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
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
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郚。眾知而

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春秋絕筆於獲麟。先儒謂聖人所感而作，因以爲終。然

感麟固深，不如懼亂賊之切。安知孔子之絕筆又不爲陳恆之弑其君也？自景公之歿，安孺子方立而弑，悼公立則四年而卒，簡公立則四年而弑，未踰九年，齊喪三君。弑孺子者陳乞，弑簡公者陳恆也。悼公之弑，傳不言爲誰。然陳氏執國，非陳氏孰敢弑其君哉？蓋景公雖稱顯君，而實齊國釀亂之始。五十餘年之間，陳氏日大矣。晏子言禮可爲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善之而不能用於身死而禍不旋踵。孺子三君之弑，其誰尤耶？簡公之弑，孔子三日齋而請討，使請而得也，經將大書曰：齊陳

恆弑其君壬公討齊戮陳恆亦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一大快事今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賊之故其不作也亦以亂賊之故哉

○宋向魋大尹之亂

定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

寵向魋故也哀十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上玉

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闔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十三

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

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郤延以六邑為虛十四宋

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

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

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阤氏葬諸丘輿。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嬖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

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

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蔑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

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宋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公子地母弟辰仲佗石彊之奔。奔而且入邑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公旣卒而大尹又奔。其奔其亂。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者元公當國。華向構難。

取大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華向奔而宋易六卿以樂大心爲右師。固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乃至是而奔亂交作。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也。或爲國大臣。或爲君介弟。公會不能安之。眾叛親離。悉自嬖倖爲禍始。景公非春秋之暗君哉。宋自魚石出奔。羣臣尤而效之。動輒以奔爲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讐也。挾讐宋者。以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出奔。宋竟莫可如何。大國亦無起而問之。如彭城之圍者。時無晉悼以爲盟主也。宋事晉唯堅自晉昭兩執

宋使晉不撫宋。宋亦不復事晉。旣外無大國之助。內有寵臣之偏。且以平元之亂故。興戎鄰國。銳盡於入曹師。覆於侵鄭。皇瑗向巢黷戰。以自焚也。桓魋寵極爲亂。倖而獲定。公猶不悛。復信讒。惡殺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老成罹罪。大尹復嬖。是去一桓魋。又進一桓魋也。身死而沃宮難作。景公之蔽其猶平公之於伊戾元公之於寺人柳乎。然平猶能烹戾。而元則安之。景公之旣寵向魋。復寵大尹也。且直以政授之。而沒齒不悟矣。公之享國久于平。而亟戰同于殤。宋國之日衰也。諡法

曰。廣意大慮爲景安在其景之爲景也哉。

○○○衛莊出父子爭國

定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亾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

遂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夏。衛退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十一年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戲。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亾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先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亾，衛人翦夏戊。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娣，生慄。孔氏之豎渾

良夫長而美。孔文子率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猥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刳以登臺。嬖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麇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瞞得罪于君父。

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奔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宿于西園。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

悝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與上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輿輶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

左傳事紀 卷十一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栾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何又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彼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臣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人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髦，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

設一本
作穀

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
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啓執
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
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
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
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
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
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

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
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
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
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
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
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

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人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莼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衛出公自

鉏使以公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匹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衛靈之無道也，宮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復見於今日也。禮義消亡，至此極矣。太子蒯瞶恥婁豬之歌，發憤除淫，敗而出走，得罪於君。夫人甚於得罪於君。

也。昔驪姬之譖，方假毒胙以起禍。矧茲躬欲行誅乎蒯瞶之孝，不逮申生。靈公之暗，過於晉獻。輕動寡謀，適自敗也。靈公薨，欲傳位於庶子郢。郢不受而立太子之子輒爲出公者，暫守宗祧，旋迎父而致之國可矣。乃貪位犯逆，拒父稱兵，衛國之患自此起焉。穀梁傳曰：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絺帷而見孔子，聽璘車而識蘧瑗，度其才智必有能過人者。故婦行雖薄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且輔之。蒯瞶之出坐以殺母之

名錮以嚴君之命。歷年不返。國人忘之久矣。輒假王父之命。眾共與助仲尼之徒。且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返。所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瞶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輒又入。蒯瞶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羣臣逐之矣。蒯瞶之殺於已氏。輒之卒於越也。父子相驅。不獲考死。孰非靈公之貽謀。不臧乎。靈公之世。公孫戍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彊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而瞶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

君廢置莫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有甯也。孔子之急欲正名。豈無謂與。

○○○楚白公勝之亂

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子西疑絕自公

黠絕俱
從筆端
描出如
畫工之
肖物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始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怠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刳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

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刳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亢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

烹本或作亨

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頡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葉公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亂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

而繫國中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圍公陽負王以出高府。箴尹固反正而從葉公。幾幾乎君弑國危而後卒。寧殆天之祚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亦有數哉。

○楚惠滅陳

哀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逆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

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年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

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
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
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河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
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
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

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

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
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

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

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慝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薨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七年 楚白

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甯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皆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仲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

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令尹有憾於陳。天若止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

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于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昔者楚靈王滅陳蔡以爲縣。平王卽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爲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見經。惟雞父之戰。陳大夫從楚而見獲。時陳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惠卒懷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陳方在喪。羈縻以從事而已。亦未必真能懟楚。及吳入郢。來召懷公。逢滑曰。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豈畏禍歟。抑昵楚歟。自是以後。陳吳結怨。閔公

在位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敬從之夫夷德無厭吳楚一也楚靈魚休陳社幾墟棄疾懲惡假興滅以爲名耳怨深於德其亦何足懷恩乃蔡能控吳以報舊辱陳反比楚而虐同仇蒙羞忘讐可恥孰甚焉楚惠旣立陳乃卽吳問陳何以叛楚則夫差彊間歲伐陳昭王卒而不能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旣又使大臣伐之吳札來救不戰而還夫陳旣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卽吳夫豈得已哉爲陳者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卽吳則

楚伐攝乎兩大之間弗能自彊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越方爭楚氛日惡吳救不至陳國之大夫非奔則殺莫與爲守至哀十七年而楚竟滅陳矣初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今又五十二年果天道耶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猶不亡及乎閔公陳無可望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陳之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絕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安在非天道也

○○越句踐滅吳

吳越之事古今

一大戲

場蟬螂

捕蟬而

黃雀隨

之可為

猛醒

昭三十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

十四年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

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

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屢還卒於陘去檣李七

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元年

吳王夫

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

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

康焉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

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

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紀夏配天不

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以相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年九秋吳城年十一邗。溝通江淮。年十一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其。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櫃。櫃。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

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瘐。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左傳事紀 卷十一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

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其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韜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韜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冬吳及越平。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

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趙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聞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

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吳越之事吾讀左氏內外傳吳越春秋越絕諸書詳哉其言之也夫吳越同分世爲仇讐吳不有越越將有吳此亦勢之必然有也二國兵端始於魯昭之三十二年越首受兵讐自吳起旣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虛以造其

一國都越獲報矣構李之役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率夫差嗣位臥薪嘗膽奮志圖報戰于夫椒吳遂入越子復父讐抑何壯也夫吳楚交惡累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楚越爲黨以撓吳也夫差積慮而後入越會稽保師國存一綫若滅越而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晉甯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輒許行成伍員諫而不聽釋之歸國於是觀兵上國老師陳齊越人生聚教訓朝夕欲襲其後而夫差不之知也至魯哀十三年而越入吳二十二年而滅

吳越兼有吳士號稱霸王驅彼中國問孰成之曰夫差賜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驕吳而斃之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吳先晉軟中國之晉而爲吳不知吳國之晉而爲越也入郢之役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黃池之會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惟哀元年吳之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吾闔廬之攘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係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果忘越乎越人一舉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雖曰世讐權謀殊勝戰

國策士之風實權輿於此惟是哀公無能崇吳以會而勤吳以兵俾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之爲也故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哀公孫越

哀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斂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哀公弗能自彊。而託國蠻夷。望其除患也。異哉。自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於越。而俯首奉之者。魯人實首事焉。叔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欲借兵。

以弭內患。不知城狐社鼠所憑者重固。未可猝除也。且以昭公之不能行於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至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爲哉。讀春秋之終篇。爲齊痛田氏爲晉痛三卿爲魯痛三桓。乃至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自戕其本根。未見其克昌厥世也。然而周公其遂衰矣。

○晉知氏之亡

哀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

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謂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躓言也。彼將班矣。晉

師乃還。餽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上。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枋之門。鄭人

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

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爲皂隸。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以來。知趙魏韓共逐范荀。尙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而晉三卿矣。

郤氏之偏也。欒氏之汰也。范氏荀氏之貪也。皆以聚怨而亡。知氏兼之。保無患乎。自范荀旣滅。晉之兵柄半歸知氏。伐齊伐鄭。所向稱雄。若能和輯諸卿家。可無害。卽晉國亦未必不可永也。史稱知伯請地於韓魏。各致萬家之邑。請地於趙。弗與。知伯於是結韓魏以伐趙。韓魏懼難之終及也。爲是反與趙合。而共滅知伯。故左氏謂之貪而復。知伯之所由喪也。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

